

目闔口絕不飲食或曰風邪亂之或曰食結鬱
瀕相顧駭愕計莫知所出君曰此痰證也孤鳳
散主之痰隨氣升降氣逆故痰壅亟墜痰卽諸
病自己衆又相顧駭愕莫敢是非君遽起調藥
強病者飲一飲氣下再飲能言三飲能食自是
日順其氣氣順理脾脾健益血但服湯三旬而
復故余兄雙洲喜其子婦疾已屬余贈言余竊
謂凡醫治病猶將用兵今古方書猶兵法也誦
習醫方泥古以合今何異徒讀父書心無運用

之妙祇取敗亡者乎引泉君得上世秘傳又精
研經籍擴其性靈信非時輩口耳淺小之術宜
攻治有定見效驗竒絕如是不然君家世傳非
人人殊醫要亦往往傳習君何獨擅其美哉蓋
齋之業必引泉斯繼之矣余悲士大夫以儒術
顯或不務裨益於世名亦泯滅無傳終負山川
之靈不當以方伎少醫術也是爲序云

刻野亭集序

余舅氏野亭先生仁和人本姓馬氏先世由海

呂出贅於陸人稱陸野亭先生先生受易父履
齋先生夙承家學名籍籍諸生間既領鄉薦就
教祁門補來安令多茂績稍遷南昌府倅輒弃
官歸時方強仕郡大夫捧檄詣先生先生辭以
疾深避謝之自是閉門靜居不荅問遺不理冠
裳不事家人生產作業遭荒罹變蕭然屢空坦
如也獨耽嗜經籍得古書往往手抄間以已意
刪訂積盈几榻興至登山臨水藉草拈花觴咏
自適所爲詩文率意成章無節句無蹈襲亦鮮

存稿如是二十餘年垂老矣嗣孫亦龍私錄得
若干首將入梓家藏余三復掩卷嘆曰言誠心
之聲也感於物發於言宣洩才情各因其質故
正士和平而莊嚴達人間逸而疏鬯先生端凝
長厚安道苦節齊死生忘得喪超然塵瑳之表
猶之鳳翔千仞揚聲吐氣自中律呂奚必調弄
樊籠效人掉舌爲哉今觀衍正學傳清風自敘
諸篇莊嚴疏鬯不可想見其人余竊懼後世不
知其人槩與談天雕龍爭妍鬪巧者較工拙則

何異寸木岑樓失本末之辨甚已爲著於篇

贈閩帥東許王君序

余以己未歲入蜀不踰月有川北之役時東許王君與余俱始出新都經牟瀾停車延晷纍纍砂磧杳不可計君謂此八陣也近躡四正則天地定位風雲流形遠指四竒則龍飛虎踞鳥翔蛇結千變萬化運用無窮非夫震龍聳吳魏鼎峙天府卧龍遺踪乎余曰詭哉已廼歷蟠龍涉嘉陵攀錦屏蜿蜒磽确點點蒼翠莫辨君謂此北

門也包錯萬壑喉吭三川背指棧道分漢楚之疆面衍江漢思成周之化蠻蠻在御戎羗通譯非夫坤維都會陸海巨鎮乎余曰壯哉已廼回車華陽登威遠堂更詳其說君謂牟瀾之觀兵法也史傳猶存錦屏之眺地險也陵谷不改法具而心非趙括父書之智也險設而人非文侯魏國之寶也是故得其心則六花異制勝筭同功不得其人卽三分弘業僅貽一夫納款之地爾余曰辯哉夫旌車招搖塵坌迷眩探奇討古

舒昭曠之襟非士林賢豪不暇及矧雍容指顧
窮極本末使全蜀數千里形勝上下數千年興
替若指掌上君之將略何如哉往年 國家承
平將帥之臣徒飾文墨近以南北多事乃更專
務弓馬夫研文騁墨誠無補於運籌至舍我智
謀矜彼勇力亦何賴焉東澣君才兼文武又善
察地勢審要害覽古今成敗取證得夫卽如上
所陳說豈深文無當用壯無惧者可同日語哉
君又魁梧竒偉望見知非 人敵郭侍御

素慎許可頃按蜀丞表君才茲當入賀 萬壽
廟堂之上宜有知君如聚菴者相與推轂登大
將之壇立殊絕之勳永竹帛之譽竊有望焉君
旣與余善雅愛余言重以古崖河山強屬余言
不得以俚拙辭聊述同遊與期待之意如此云

奚囊蠹餘卷之十一

奚囊蠹餘卷之十二

序

贈金雙虹二守序

夏書稱禹抑洪水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蓋八
年于外而後諸夏又安功施乎三代甚言治水
之難也至漢河決瓠子武帝親臨河上湛白馬
玉壁群臣從官負薪竄水然且久勞無成至爲
歌悼之今觀其詞亦云悲矣宣防旣塞二渠北
道始復禹跡以寧梁楚之地自是之後夫館陶

奚囊蠹餘

卷三

七

奚囊蠹餘卷之十一

奚囊蠹餘卷之十二

序

贈金雙虹二守序

夏書稱禹抑洪水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蓋八
年于外而後諸夏又安功施乎三代甚言治水
之難也至漢河決瓠子武帝親臨河上湛白馬
玉壁群臣從官負薪竄水然且久勞無成至爲
歌悼之今觀其詞亦云悲矣宣防旣塞二渠北
道始復禹跡以寧梁楚之地自是之後夫館陶

奚囊蠹餘

卷三

七

決平原決入渦河漸徙東南我明以來決原
武決滎澤決張秋金龍諸處河愈南徙議者謂
河源既遠奔流迅急數千里平行之地浮沙疏
土任其遷徙固難以人力勝也將誘利害於河
余竊謂未盡然夫就下水性也淤澱則勢逆疏
濬所以淪之也下壅則旁行隄防所以排之也
然後東注順而患害消否則平成之功神禹何
所用其智耶大名古衛魏地瓠子黎陽白馬金
堤咸屬境內黃河故道至於大伾蓋禹跡猶存

焉郡故置荆府東昏職專防水河既漸遠防亦
稍踈歲率督土人繕完故堤增卑倍薄捕狼鼠
實其穴植榆柳堅其址若無事事然者然而數
百里大堤數重中間田廬冢墓得無決溢以有
安定之利此亦人功所造國之利害豈其微乎
余僚友建業雙虹金君始判臨江再補茲郡專
領河堤是年以秩滿 奏最得超遷奉議大夫
同知寶慶府以君功懋資亦深也且 命銓部
以後無復專設蓋知河流底定保障足恃云余

聞昔平當領河堤奏言按經義無隄防壅塞之
文欲移民避河遵古聖以定山川之位無與水
爭咫尺之地此泥古之論非隨時之法也夫禹
之治水行所無事耳維時生齒未繁地多遺利
中國汎濫民見其害不見其利又何惜焉後世
地闢民聚國私其民家私其業奪而爲河將反
所好其孰從之必若當言水未必遵新徙之渠
民將先失舊有之業啓怨讟之囿滋庸人之擾
其于經義悖甚孰與夫導洩雍滯固守隄防俾

常循故道以消崩潰之患遠魚鱉之害而民無
失所之嘆哉今金君優游堤堰間與民同無事
之樂於國消隱微之患雖永賴未可期庶幾三
數十年之內以恬以熙安耕鑿而享庶富其功
有足多者且隨時制宜因民順治其諸不作好
惡子惠元元之意將易地皆然可以覘君寶慶
之政矣於其別也聊當贈言

刻引川心秘序

嘗聞大倉公受方公孫光謂是吾少年所受妙

方慎毋舉以教人爲甚哉公孫氏處心之隘也
已而意得師陽慶授黃帝扁鵲脉書五色診病
知人生死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甚精于是知
曩昔所受方書非是卒盡得慶術審診起度量
立規矩稱權衡合色脉表裏有餘不足順逆之
法參人動靜與息相應而藥石之無不立應已
又盡出其方徧授宋邑王齟杜信等無慮數十
人何易易邪夫方不竒而自秘與竒而公諸人
人器量誠相懸矣太倉公豈不直聖儒哉近世

以醫行者往往不務讀書明理又耻相師習
焉形窺意測妄投藥石雜集品類纖嗇片粒緩
微其性使無殺人已已謂能攻疾無有也已病
幸愈輒引以爲功自伐且禁其方不泄此以視
公孫何如邪余友引川陳君得乃祖蓋齋女科
心傳酌爲竒方又間以獨得之見著爲定論凡
若干卷題曰引川心秘將鉅梓以傳顧其說超
越流俗不悖經旨且爲方誠竒卽與昔賢授受
適相脗合不可知縱爲方不必脗合所貴利病

彼其公溥一念宜與聖儒同符君誠有足多者
聊爲序諸篇端

刻瞿存齋先生文集序

存齋瞿宗吉者吾杭郡知名鄉先生也生元至
正間脩行績文誦習詩書百家之言避世全身
晦迹海上入明應聘出兩爲邑學博士以功
能升太學終周王府相當是時天下初定中
國所喜好弓矢搏擊薄文墨不爲已而縱馬放
牛漸脩文教迺徵岩穴之士凡負一技能有裨

政治大者登三事其次備侍從領方岳皆表見
一時流聲著績固不朽盛事已先生抱輔世之
才挾華國之策獨不見用卽用又不盡其長竟
沉鬱下僚使天人治安經畧僅僅與膠西長沙
同途轍信文章顯晦有時命途通塞有定抑居
卑自歛別有意見不可測識也先生著作甚富
所著若綱目重編花影集剪燈集皆粹行流傳
膾炙人口曾孫廉輩復旁搜遺逸得文與詩合
若干篇將併刻之有曰晴者雅善余間示所輯

屬敘其事余讀之大抵根極理奧不黍醇儒篇
中言必稱孔孟詞必倣經傳意執德方操行固
其不希世就功明甚然以任閒局故得專意文
學若去彼取此所謂不朽盛事豈特志功名者
擅其美哉歷世滋遠搜括靡遺則知儒術相仍
代有人已爲序而歸之

會泉雙壽序

往余登天台訪石梁經沃洲天姥環富壯麗一
大竒觀其下蓋多才賢多世家鉅姓多黃髮山

川所鍾有以哉世俗所稱西蜀玉壘青城天彭
丹景錦江巫峽自昔以爲天府之國坤維大都
會余未獲遊遨其間睹史傳興思焉司馬王揚
其彰明較著者也張南軒蘇長公虞道園豈非
今古所謂賢豪道德文章之師表與謂得於地
靈是邪非邪余同寅有池李君自少以文雄蜀
中有司選上春官尋射策甲科爲郎平刑魏郡
余旣見其著書觀其行事心輒異之明年廼父
會泉翁來就養龐眉瞭目翛然鶴立有隱君子

之風知有池君學有本矣時翁與其配鄧孺人
先後皆週一甲子有池君圖所以爲二人壽者
屬詞於余余曰地靈人傑蓋夙昔聞斯語矣今
觀九域八紘區以三壤五土而物生剛柔緩急
異齊燕角荆幹妘胡之筭吳粵之金錫非其地
則非其材非夫地氣然耶則夫名山大川發育
多才不宜有世儒興起其地如吾李翁父子哉
翁三世儒流種學績文以弗偶循資應貢爲非
其風雲夙志弃去簞室會泉寄情山水脩身善

行優游天年蓋知命達化者矣鄧孺人柔嘉維
則寔克相之竟以其子顯揚四方榮壽未艾余
曩見所謂世家黃髮才賢卽翁一門兼之梁益
山川不尤有大焉者乎然余聞之軾之才洵啓
之棧之學浚成之集之文汲授之儒林濟美類
皆淵源有本若是有池君才賢得家學而蘊藉
益深會泉公累世脩積得山川而文譽益顯光
前烈永令聞有池君將克紹三君子以承貺於
山川之靈則所以壽其親者無疆彼耄耄期頤

委蛇雙壽本諸靈氣所自萃者又何足多耶其
不佞推原獲福之基取證先哲致祝望之意云

吉郡丞十第五秩序

余從父半山翁嘗倅吳郡不數月弃官歸後尚
御史仰山按吳中庶知去狀爲書高風峻節四
大字使吳人以禮致里第額於門孫太史文恪
公擬立隱君子傳風世何則世方嗜利干進若
飴適於口今將止諸荼毒遠避不暇豈人情哉
唐虞成世時厥有巢許炎漢中興雲臺雄傑奚啻

風雲龍虎亟相從也乃桐江釣絲終以烟水自
適士各有志信夫余弟麟洲子明先尹寧化有
治行進刺濮州治行彌謹再進吉郡丞輒嘆曰
盍歸從吾伯父嘯傲湖山間寧能折腰俛首逐
風塵利五斗邪列狀上官咸留之狀再上不待
報卽馳還旣還三歲當甲子初秋弟年五十矣
半山翁時將八十葛巾野服緩步林泉里人望
之以爲漢兩疏復出宜不爲過弟又喜談攝生
家言從江郎周先生游會心處信宿不厭間及

人世應酬便瞋目塞兌譏然若罔聞也其要主
靜夫靜之爲言百靈之樞三全之府也惟動妄
故紛紜襍選擾其心心擾意馳意馳形勞形勞
氣逆氣逆精搖精搖神耗欲與天地長久非所
聞已吾弟祛除物累去健羨絀聰明精神專一
用默持慧舉攻取百塗盡置不省又引避之亦
若榮祿荼毒吾口然所謂本虛無而用因循非
邪當有塊然定泰然安油然樂指約而易操事
半而功倍非夫煉服九還之丹呼吸二儀

徒作勞而鮮實用者也采儒墨之善順天地之
經出處隨時動靜合一祺壽無疆有本矣聊爲
發其自得之趣余將歸老庶幾共事斯言

陳小石改官順德序

古今稱禦戎之策曰戰曰守曰和來則薄懲不
以自罷去則固守不爲釋備周人已爲得策下
此則設險者不爲戰贖武者不爲守和親者併
戰守失之班固所言禽獸畜之制馭常道後世
不可及已然能戰而後能守力不能支地險何

恃可守而後可和勢不能制大防易踰三者蓋
相須云我 國家德孚重譯威虜諸夷邊圉寧
謐爲歲寢久邇以犬羊犯順 聖皇赫怒命將
出師盡簡封疆之臣及內地兵戎諸司博選奇
偉特達才勇出衆者以充於是部使者出按郡
國亦簡所屬賢豪列其狀薦於朝分布要害吾
僚友小石陳君寔與茲選由大名判府調補順
德巡山詰戎兵守關隘鎖鑰之寄允稱 詔旨
矣比其別也余告之曰當事者揆其策圖功者

明其道在昔籌邊之臣若李牧趙充國豈非善
事明功者哉今觀所畫策曰匈奴卽入盜急入
收保毋捕虜曰攻不足者守有餘以逸擊勞行
將致虜無爲所致彼其所謂素定廟勝似皆庸
懦苟全之計然而襜褕滅林胡降單于奔潰罕
羌先零支解賓服此兩人者豈徒以守勝耶日
饗士卒習射藝設間謀便兵弩飭闔具蓋未嘗
頃刻忘虜則亦未嘗頃刻忘戰故守固攻克操
縱在我計先定也今書生談事則曰戰可易言

惟守庶幾耳惑甚矣夫圖事揆策者視才握樞
審勢者視地事諳而心逸者視其所歷小石君
藝兼文武忠毅有謀往從其先中丞經畧西北
目擊戰陳口授區畫所謂禦戎之策亦既先定
茲往巡山將有戰守之責士馬皆燕趙之良戎
器得弓車之利形勝當阻隘之險芻糧無輸輓
之勞而又外有重鎮扼其衝旁有六郡翼其勢
閱習控御俾兵可戰而地可守固安攘之大計
大丈夫所以立功成名小石君所以克振先德

不負世恩在茲行已若夫謹外厩之調習
乘於司馬砥節礪行集事宜民於士誠難然比
於前所稱列不啻十一君固不以事事自多又
嘗嚮慕古昔故畧其前美而冀望於遠且大
者如此云

贈王省齋致仕歸松江序

省齋王先生雲間人也仕爲甌寧令有善政秩
滿奏最擢大名判府由閩經浙遇余舅氏陸野
翁於西湖之上指顧山川上下今古見長堤中

巨飛虹隱隱瀦溪澗之流緩東注之性灌溉者
資焉魚藻者資焉則相與思樂天東坡利民育
物之仁已而北望棲霞南望三台英靈之氣冲
霄貫日雖隴樹明心龍章表枉而忠臣義士有
千載不平之憤則相與思武穆肅愷戡亂定國
之義已而問故宋之墟尋吳越之跡殘壘荒原
黍離茅塞杳不可辨則又相與動盛衰興替之
悲已而登放鶴亭吊處士墓誦所爲踈影暗香
之詩顧瞻山麓古梅脩竹猶偃蹇蕭疎而悵斯

人之不可作則又相與慷慨嘆息飄飄然有脫
塵之想時余舅氏久已弃官屏居省齋竊傾心
焉戀戀不忍捨意其所感深矣比之任輒欲弃
去會當防秋義不可辭勉强就列不數月竟投
牒束裝自撫按監司及僚屬士民皆留之不得
揖余而謝曰吾今乃得從野翁遊矣余竊嘆曰
士君子明理脩身將以行義達道故聖如孔孟
猶遑遑兼善何必棲遲衡門自賁丘園然後爲
儒者之高蹈哉蘇白之治行岳于之忠貞逋仙

之高潔其行不同其揆一也然世之人則每薄
進取而獎恬退何居夫亦榮祿易溺而隱約不
可貞也老氏云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又云知
足不辱知止不殆止足之義殆天道四時之序
彼偉績盛名隱顯興亡亦天道耳蚤知之士有
不遠覽並照其間哉省齋對景興思性直觸發
曩昔感嘆有以夫有以夫尚友先哲將與造物
遊遨奚必心跡偶同如余舅氏者耶省齋行矣
聊爲次第其事歌以贈之歌曰兩峯崢嶸兮玄

豹之關重湖淼淼兮神龍之潭彼幽人兮此中
閑棲衡茅兮考澗槃憶傾盖兮衷曲宣願相將
兮樂晤言五湖三泖兮雲水連春風秋月兮相
周旋林之廬兮范之舡垂張釣兮涉陶園歸去
來兮挾飛仙與松喬兮齊壽年

刻吳清惠公詩文序

吾邑胡端敏公以風節勲猷爲 國名臣居常
屈指同時賢豪若陽明先生孫忠烈李遜菴邵
端峯霍兀崖魏莊渠吳東湖諸公時時稱說不

置蓋意氣乎合道有大同不以成敗利鈍爲軒
輊踪跡遠邇爲䟽戚也余私心嚮慕頗求其遺
編如前數公者嘗讀之大都殊塗同歸百慮一
致皆有道仁人非徒以其文也近始得見在渠
集尤純粹無疵深詣道奧旣入蒼梧又得東湖
詩文卒業焉氣蒼然充思悠然遠其詞則渾渾
然不琢之璞不雕之榦望見知其疑瑩堅實非
夫飾章繪句爭爲淫麗以炫觀聽者也至於憂
國勤民砥礪廉隅敦篤信義尤三致意焉因竊

嘆曰是不可以仰見先哲芳軌哉夫文以氣爲
主氣得其養至大且剛斂之不踰一身放之塞
乎天地以之策勲泛應不匱以之脩辭疊疊無
窮凡其感於物而形於言者要皆厚人倫美教
化達於事變關乎政治協匡正之義得風人之
旨其氣全其道備也因文以想見其人是所謂
全其剛大而不餒者耶端敏公嘗以微言諷主
曲突徙薪之喻犯熏灼而不懾矢死不渝豈非
養盛所致彼其居常思慕殆同氣相求奚屑屑

以文藝追琢哉若曰詩緣情而綺靡奏平徹以
閑雅詞貴體要論主精微公作或不盡然斯詞
人墨士之科條不可例於有道之緒餘也公由
進士三試有司兩為兵憲多軍功嘗忤中貴逮
繫窘辱謫戍於邊撫賊入巢拘留旬日皆瀕死
以忠信免累官工部尚書曰清惠者

今上登極采 廷議褒加謚也陽明先生稱公
才如利刃志若逝川節比松柏之堅學同林谷
之邃可謂豪傑無所待而興者也有味哉有味

哉為序而刻之郡中

奚囊蠹餘卷之十一

奚囊蠹餘卷之十二

記

淝寧橋記

余始治廬值境內大侵發粟省耕禁糴販緩征
輸既竭心思而澤未究乃行阡陌間見平疇千
里遇雨卽流散莫解緒畜余嘆曰此縱其流而
不知止者也如旱何檄州縣尉暨義民若而人
使監水教以䟽鑿三令五申長渠廣堰稍稍遍
村落是歲仍饑廬以小收環郡城故有濠源出

奚囊蠹餘卷之十一

奚囊蠹餘卷之十二

記

淝寧橋記

余始治廬值境內大侵發粟省耕禁糴販緩征
輸既竭心思而澤未究乃行阡陌間見平疇千
里遇雨卽流散莫解緒畜余嘆曰此縱其流而
不知止者也如旱何檄州縣尉暨義民若而人
使監水教以䟽鑿三令五申長渠廣堰稍稍遍
村落是歲仍饑廬以小收環郡城故有濠源出

李陵鷄鳴諸山東下入巢當夏霖雨泛溢奔騰
漫瀚往往沒田廬民且病涉余周視之嘆曰此
障其流而不知行者也如滂何爲之建橋於水
西門外跨濠而束其勢啓水關故隄縱流入城
市以東注更建小橋濠西支流以殺其衝蓋自
大橋而北貫城而東各十四小橋而西北十二
逶迤滙于湖而水患息夫宜行而障也猶宜止
而縱弃其益者納其損導其利者逆其害漑溉
有資浸淫無慮治水有異術哉橋皆甃石大者

爲三空廣丈有八尺高二丈長十有五丈三尺
小者爲一空廣一丈有二尺高一丈有三尺長
三丈有五尺工料等費摠若干緡官給僅三一
官主之民自備三二民主之民穴地得石當其
二之半無科擾督責之繁而事集經始於丙午
春中成于冬孟鄉大夫蘇原吳公聞之曰茲水
爲民患久矣至今而始寧肥民亦庶幾永寧乎
題爲淝寧橋余竊謂民生未易以寧猶水故曰
防民者甚於水水壅而潰傷人必多甚言不可

障也夏后氏治水曰行所無事夫胼胝於外歷
入載而謂無事云何率其性各適其宜可淪可
排可䟽可鑿以水治水而已無與焉故謂無事
云爾於民亦然水之止也聚所欲其行也寔勿
施其所惡好惡因民而不與是寧民亦行所無
事而已余媿得其一端之似而多所未及也書
以告於後之君子當有諒余衷者同舉是事為
詞知楊賢通判王儆晏若川推官孫慎合肥知
縣歐思賢陳其樂丞聞嘉識簿李珮尉邢鸞監

工義民王朝舉孫鎧贊襄成功合併書之

石橋記

澣水出石寨山迤東滙于江經新喻北鄉鄉人
沿流而居者豐所為橋用以利涉吾僚友晏子
東之世家焉爰自號為石橋子請圖於郭桐岡
氏而屬余繹其義余惟石橋僻在江鄉無城市
紛華可悅桑畦泉徑石門荆牖水居木侶群鹿
雜豕老稚歡呼鷄犬鳴吠皆村田之樂事橋居
之心賞也而子方經營四方巖廊黼黻壯其懷

冠蓋麗澤偕其好寧無需於鮮腆乃略彼而耽
此何居人傑興劉世表圯上之遇中郎建節不
忘題柱之言溯本源也宦迹在四方而情寄夫
鄉曲心安而慮達邇可遠在茲所謂處市朝有
山林之氣豈非士人之雅致哉若夫芳菲逐流
蒙茸侵砌繁陰高蔭橫潦下奔月映波光雲根
凝素霜寒人迹冰壑含姿隱而虹飛明而練曳
四時之遇不同隨感皆其自得所謂取之無窮
用之不竭又非達士之達覽哉至於體靜而洞

達無陂應妙而順適有常則尤執德遵道比諸
迷於利達警於玄虛而稽之無實者清濁不侔
矣其稱名也小而覈其取類也大而遠予於斯
橋當並傳不朽也然余聞之道也者路也曲而
蹊徑衍而康莊阻而崎嶇濟而河梁皆行遠以
適國會通其義勇於進趨不退然中道自畫子
知所以圖不朽矣作石橋記

重建白雲茅屋記

余嘗讀羔羊之詩蓋思節儉正直之風後世不

可及云載誦衡門考槃諸篇想見賢達高舉遠
引悠悠泌水陵阿充然自得視世所謂富貴利
達何啻敝屣乃知委蛇安適非由意襲碩人寬
廣之懷其施于在位猶昔也滑臺宋先生當元
季衰亂掛冠歸隱築室瓠子堤上脩明性命之
學根極天人之奧彼其瞻睇行雲綢繆簷宇胸
襟洒洒直若與造物者動遊而靜俱故自題其
軒曰白雲茅屋昔哉無心之高蹈達人招曠之
遐思也值皇明更化詔詣公車負囊簪筆出入

禁垣傳經下帙陶鎔胄子 高皇帝聖哲知人

嘗亟稱之至擬爲尚父興周今去先生之世百
有餘年茅屋已就傾圮而故址猶存余問俗至
滑屬任令重建焉因竊嘆曰先生避世嘉遁蓋
將終身畎畝無復志于四方考槃衡門何其適
也已而際風雲之會翊文明之運開布芳華敷
宣教化敦朴雅素真足以帥先士類立懦廉頑
羔羊素絲又何足多耶易曰樂則行之憂則違
之確乎其不可拔夫必有不可拔之德而後樂

行憂違裕如也彼伊尹太公望之在商周浣渭
築巖居然山澤之癯丘園之賁也出則皆爲帝
者師孔明全性命于亂世南陽躬耕亦若忘情
天下者而三顧之後昭烈獲嗣漢統大抵皆卧
龍之功先生退不失已進不失時雖功烈未竟
其確然龍德固可槩見庶幾哉伊呂孔明之流
亞與則其遺踪雖與莘野渭濱草廬並名垂世
奚不可哉余惧斯屋雖更新後之人或不察吾
儕景行興復之意以爲侈觀而無益將任其傾
圯猶昔也故爲表著其事勒諸石

四賢祠記

往年劉中丞夔倅大名建書院以正學倡率諸
生祠宋劉元城先生其間已而漸廢城東故有
三賢祠廢尤甚守者奉狄梁公寇萊公韓魏公
主併內元城像前若祔食然事頗不典嘉靖庚
戌某承乏是郡謁祠下爲撤其像正謚號以定
神位然猶祠當公署之後路從旁入堂廡不飾
不稱崇奉之意明年督學山峯阮公臨謁顧其

等曰祠以報功德風士民乃令不稱若是蓋
之已而巡臺古泉盛公東江楊公相繼至皆申
命如初於是謀諸僚屬屬李倅某董其役集材
糾工相地崇址闢門南向另爲一區直北爲寢
四楹東西序皆六楹左右翼以亭用覆記石南
爲堂亦四楹堂前左右復繚以庖湏垣屋重門
邃宇昂建如儀東通上達樓又東通諸生號房
皆增飾踰舊費凡若干緡取給公帑無所需於
民間工始辛亥十月迄壬子二月某承命紀成

事竊考郡乘載四公事甚略念昔僞周釀禍唐
祚中移明大義以正亂世梁公以之宋勢寢弱
徃胡內擾定廟勝以攘外夷萊公以之決策兩
朝撤簾復辟魏公以一身任天下之重正色立
朝間關遠置元城以心學衍河洛之宗裒然功
德豈不膾炙人口以不皆魏事故畧據所載卽
三公皆一節及民元城僅數語合道何以繫人
深思歷千載猶血食茲土邪書曰懋乃攸績康
濟小民又曰民心無常惟德之懷夫惟懋績及

民而後民懷其德然匪立德以淑身烏能有辭
永世哉竊謂四公皆立德之士要非徒以才智
殊絕邁會乘時標能擅美樹偉績而未令譽者
也夫制事以才制才以德才德備而成賢執德
既弘致用自裕以典郡國則勤恤民隱而除其
害有循良之績以臨大節則托孤捍患保世滋
大有安社稷之勲以處患難則死生利害無所
移易有知命達化之識雖時異勢殊其于尊主
庇民之心攸身殉道之行益易地皆然異世同

神矣立可久之德建可大之業夫是以永懷于
民假令僥倖一時勉強一事名實雖加於上下
道德不協于民彝則四公生不同時行不同軌
僅以仕于斯生于斯乃享祀一堂之上即人無
異議神其居然歆哉夫褒功德以風民監察之
職也脩廢墜以飭治有司之常也勒諸貞珉紀
分合之故表致一之義云

魚異記

數年來吾郡人多畜魚孟中其種鯽也大抵多

赤俗呼爲火魚其間有若鶴頂破玉紅頰白喙
朱鬣素尾陽背陰腹稱名不一皆號爲奇品尤
加意焉水伺其清渾食喂以鮮好時時察其饑
飮審其涼燠盈寸以上便可盛以金玉登諸几
案客至出相夸視以爲娛甚者一頭千錢不獨
里閭少年好事爲之縉紳士亦往往而有吾宗
問渠兄母陳畜魚二十餘玩弄既久母歿哀毀
不忍視三月皆變爲白聞者爭往觀之訝其異
也比及去喪又皆變爲赤異復異矣相訝滋甚

余謂魚固善變物若火魚之變尤多方其始生
鰾然不異諸魚畜者羅小頰虫飼之於是漸紅
稍長變爲白爲淺紅或紅白相半或相勝無慮
數十百色始定有名稱然率變有常候既定不
復變卽變率班駁不齊今一變皆白再變皆赤
素縞同於居喪鮮麗逮其終制無知若靈人動
物合豈所養之食故異抑所變之色偶齊卧水
冬躍聞樂出聽中孚能及豚魚理固有余兄
率祖宗義方孝友之言無間誠感於魚志一動

氣不可謂偶相值也余既以一時俗尚爲異重以所聞吾宗事尤異也是爲記云

省吾記

余昔業舉子味曾氏省身語僅及三事似未悉人理迨遊京師遇司馬郎白子純夫取省吾自號余扣之曰子知省之義乎省之爲言察也心之神明厥有存亡是曰操舍之機行之事業厥有安頗是曰吉凶之介人之聲實厥有聖愚是曰嚮往之岐是故君子貴於省也三之爲言數

也日數省焉示不妄也謀道謀也謀國謀也安而危險而易同而異是而非也勢交情交孚交神交上下之交交也言傳心傳見而知以見傳聞而知以聞傳誦其詩讀其書以文傳傳也忠言盡已信言盡人習言人已之盡也盡天下之人窮古今之變通物我之故約而博簡而該故曰曾子之守約也則甚矣子之泥於章句而無悟於理也然猶有說焉省之爲言損也察其傷物而不詳則智可損文勝繁苦而見離則禮可

損志欲其堅損于銳量欲其弘損于隘躬不逮者損于言氣得養者損于暴以一損當百慮老氏之語玄也釋氏之語空也吾儒之言定靜而無爲也皆究極其損各得其益者也故曰爲道日損又曰天道猶張弓損有餘補不足省之爲義天道也奚其章句云云也余聞之渙然若釋知損之愈於察也因書以自省云

出師禦敵圖記

國家承平日久兵防寢弛一夫奮臂萬衆辟易

於是海寇縱橫焚劫無所忌憚而江南諸郡慘烈之禍無已矣當事者不得已招致客兵東齊之長竿百粵之毒弩非不足衝鋒禦敵迺犒饗不足飫其欲威令不能制其命烏合鼠竄曾無固志何則彼以秦人視越肥瘠不關於身也於是憲使李君始建團練之議編比閭族黨之氓寓伍兩軍師之法散則相維聚則相救利害切於同舟力并而勢合李君又身拊循之寬其約束不以無事見罷遇警一呼而集引以擊賊爭

奮出赴戰賊聞爲罷去闔郡恃以無恐人謂無
調遣之擾省資糧之供而坐收敵愾之功遠懾
倭夷之膽李君之功於是爲大作出師禦敵之
圖予爲記其本末如此

太尉楊公墓碑記

漢太尉楊公持身立朝大節載在史傳燁然偉
矣至於却故人暮夜之餽左膾炙人口千載之
下能使聞風者立懦廉貪豈非慎獨之大賢振
古之豪傑乎迺宋儒猶竊非之謂天固無知地

安有知嗟乎是可與俗儒道哉凡質稟天地之
氣性受天地之理君子率性必事皆中理然後
俯仰無愧參爲三才否則人極不立此身若無
所容於覆載間是故目視手指儼若森乎吾前
如鑒如臨聖賢所爲兢兢不敢忽也亦豈真有
指示鑒臨者乎察乎天地之理故知天地不可
欺通乎物我之義故知爾我不可欺析之有四
凡言一心不可昧耳此吾儒誠意之功充其類
義不可勝用矣漢世去聖人未遠所謂明經蓋

皆精研其義非若後世支離章句之末彼其晦
跡湖城數十年覃思竭智顧不鮮於天人大旨
廼漫作應對啓後世之多口邪史載諸所論列
皆根極理奧援經證事鑿鑿有據不可槩見淵
源之學邪潼亭公墓所在余守關之暇謁墓下
蕪穢不治心竊傷之既畧爲修葺建置饗堂築
垣墻禁樵牧樹石立碑使過者知所瞻仰重有
感於宋儒之說漫論其事表其學術之大者云
重脩太平府知府端敏胡公祠堂記

有明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謚端敏胡公浙之仁
和人倣儻瑰瑋精研道腴蚤有志於經濟起家
進士正德間由南部郎出守太平以治行卓異
進江西按察副使蕩平東鄉諸盜時宸濠陰畜
異志公上疏發其隱謂禮樂政令漸不出自
朝廷江右大可虞不在諸盜濠怒誣公離間
親王逮繫京師傍掠陷死言官交章論救得戍
遼陽濠反伏誅值 世廟繼統 召起行間拜
按察使荐歷臺省列卿左都御史改兵部尚書

加宮保公以十事要說大意欲簡閱團營宿勁
兵京師謹防北虜又勸 上親賢講學遠媚疾
絕嬖幸憂深慮遠顧以切直犯忌諱不盡用尋
謝病乞骸骨章數上廼許馳驛未幾復 召起
適無疾卒於家儼然衣冠危坐不仆余時爲諸
生每望見顏色聆論議所聞平生經歷皆卒卒
未究其志惟太平最久無負於民死而有知猶
依棲麗江百粵間也頃余承乏蒼梧亟訪郡中
果建有祠歲時蒸嘗不失問政蹟則故老相傳

謂爲廉明博大在郡勸學興禮築城壺關綏柔
土夷功德不可殫紀乃作而嘆曰嗟乎士君子
所至策立勲業行德濟世豈希冀聲聞當時報
酬身後哉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分誼當爲時勢
不可已凡以盡其心事其事吾何得而與焉惟
澤在生民功施社稷維繫人心自不可解則報
祀之典所由義起而非其立德立功之初心也
公昔有言殆亦自歎未竟爲謙無已豈意民心
歷久不忘洋洋俎豆之存適契其依依故民之

戀非夫精誠上下感應孚孳無俟勉彊若是耶
今江右有祠吾浙有祠公所謂不足人愈多之
稱頌勲伐尤彰明較著至所自信若太平郡治
能無想見循良偉績入人深遺思遠哉茲郡之
祠信不容已矣夫表先哲以勸官師存遺惠以
惇風教固憲臣奉揚 明命之職亦一時共事
同心乃檄郡脩飾棟宇嚴潔祠事仍記憶大畧
勒諸貞珉俾瞻拜祠下者知所愛慕垂世無窮
云

冲霄山記

蒼梧鎮城北枕大雲通星東聳金石西峙朝臺
南俯大江江上諸峰巒從羅列如屏如案舊名
火山謂其上夜光燭天相傳水有明珠又云南
越王佗埋劔山阿莫可考證居民往往戒火十
日不雨閭閻祈禳獻賽金鼓相聞問之曰火山
相對故多火災不禳疑有害夫山川興雲注雨
利潤民物故曰說萬物者澤終始萬物者山奚
不察夫山本有利無害而徒稱名之惑也山本

無名由人始名稱名自我乃妄意託山惑甚矣
龍劍在地則劍光生蚌珠在淵則珠光生闇然
彰明若錐處囊中其末立見賢才處世亦復如
是邇年梧郡人才幾於不振顧茲萬山盤紆兩
江縈帶當五嶺之中挹九疑之勝山高水深分
野在牛女河漢間謂非渾融佳麗濶達宣朗不
可也其所疑結會萃於人者豈不然哉今學宮
坐對此山尤近余竊於斯有深意焉改題其山
曰冲霄冲傍從水霽上從雨皆以制火且不失

夜光之義既以解愚氓之惑重爲士人祝繼自
今賢豪奮庸雲蒸川涌用匡弼我國家以道
德文章豐功偉烈掀揭宇宙不啻山川之光芒
上燭卽靈鍾秀孕焯燦霄漢不在珠劍而在人
賢矣旣手書三大字勒石仍識諸碑陰俾生育
斯地者永以慰且勗云

奚囊蠹餘卷之十三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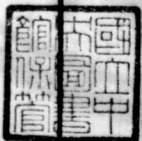


奚囊蠹餘卷之十四

雜著

貞女傳

夫詩首關雎重化始也孰謂閭閻微賤閭閻柔
婉非有詩書禮義薰陶母儀傳訓爲之桀護而
能矢心從一金石不渝非夫天理民彝率性爲
道者哉陝以西周召所嘗過化遺風宜爾矣作
貞女傳曰楊貞女者華陰通洛里人也年十六
父雄納潼關郭恒聘許以爲妻潼華之俗婚嫁



論財恒以不足於貲不得娶將牟利商販間遂
去入楚居楚又不能卒致羸益留滯楚當是時
人謂恒已更娶楚女潼華富貴人又爭致之雉
於是謀改適女女不可曰業已許女郭氏即死
不二矧恒在邪已又斷髮自誓雄既不能奪女
志訴諸縣令微諭之知持堅不可奪聽令自裁
女廼益深晦藏謝絕鉛華見聞屋故傍土崖即
崖半爲營窟獨處其中垂鉄繩攀緣上下女既
入輒引繩人窟雖家人不得仰窺端居不事事

亦無怨慕凡歷寒暑二十六年而恒還自楚時
女已四十三歲始成禮偕老焉

堯林生曰語云輕諾寡信以謂已諾必誠不愛
其軀故重也延陵季子心許人劍即死不負千
古誦義豈非人之所謂賢豪者邪貞女巖棲穴
避若將終身垂老必借夙約一念誠信可與昔
賢比倫矣士君子竊許國之義貞潔之操不聞
甚者猶懷二心雖儒衣冠乎曾不若婦人女子
悲夫